

〈巢居〉

十六歲那年，我作了一個夢：家中客廳擺了張從未見過的黑白相片，已微微泛黃；拿起一看，畫面中央是一位梳著兩條辮子的女學生，穿著像是二十世紀四、五〇年代左右的中學制服，白上衣配及膝黑百褶裙，站在火車甫離站那瞬間的月台，照片左側仍能看見火車末節的一截影子。

這照片令我相當不適。女學生的雙眼直直瞪視正前方，像是盯著我，又像是用懷有無限恨意與惡意的眼神瞪出相片外的世界；她身體是半透明的，只有臉部特別清晰——那是張靈異相片。我忍住不安，細細端詳她的臉：五官清晰且端正，但除此之外的部位，額頭、臉頰、下巴，全給劈爛了，感覺上是柴刀等大型冷凶器造成的，然而為什麼可以砍成那樣卻依然保留了雙眼與唇，令人疑惑，並形成了雖體無完膚，表情卻因此更加分明的臉龐。

此時，我身旁的空氣變異成詭譎但無法形容顏色的塊狀物，發出古怪而低沉的滋滋聲，彷彿有布滿黏液的無數物體正滑動著的聲音，每一條都在等待我回頭的剎那。在這樣的異象中，我完全失去冷靜，尖聲叫喚著家人，卻沒有一人聽見：我已被隔離在他們的空間之外。在這裡，所有的無形之物都成為了具體，背後正忍住低笑的怪異生體，與我一同被來自口腔那嘶啞、層層疊高、自動竄出的尖叫聲包覆起來，幾秒內便將我們披蓋團圍，成為一囊黝極深黑的軟膜巢窩。

我彷彿溺者般撲然而醒。看看四周，主臥室的牆仍是潔白的，映出不知反射何物而形成的粼粼白光，有水一樣的波紋；摸了摸自己的頭髮與睡袍，它們正滴著豐沛的冷汗，像剛被打撈出泳池一樣。一旁的母親依然熟睡，無知無覺。剛剛的一切，都在靜默中發生與完成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沒有驚擾到任何人，一如尋常的夜晚。